紅樓夢/第07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七十九回　薛文龍悔娶河東獅　賈迎春誤嫁中山狼

話說寶玉祭完了晴雯，只聽花影中有人聲，倒唬了一跳。走出來細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林黛玉，滿面含笑，口內說道：“好新奇的祭文！可與曹娥碑并傳的了。”寶玉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笑答道：“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蹈于熟濫了，所以改個新樣，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，誰知又被你聽見了。有什麼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。”黛玉道：“原稿在那里？倒要細細一讀。長篇大論，不知說的是什麼，只聽見中間兩句，什麼‘紅綃帳里，公子多情，黃土壟中，女兒薄命。’這一聯意思卻好，只是‘紅綃帳里’未免熟濫些。放著現成真事，為什麼不用？”寶玉忙問：“什麼現成的真事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咱們如今都系霞影紗糊的窗槅，何不說‘茜紗窗下，公子多情’呢？”寶玉聽了，不禁跌足笑道：“好极，是极！到底是你想的出，說的出。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盡多，只是愚人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罷了。但只一件：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极，但你居此則可，在我實不敢當。”說著，又接連說了一二十句“不敢”。黛玉笑道：“何妨。我的窗即可為你之窗，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。古人异姓陌路，尚然同肥馬，衣輕裘，敝之而無憾，何況咱們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論交之道，不在肥馬輕裘，即黃金白璧，亦不當錙銖較量。倒是這唐突閨閣，萬萬使不得的。如今我越性將‘公子’‘女兒’改去，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。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故今宁可棄此一篇大文，萬不可棄此‘茜紗’新句。竟莫若改作‘茜紗窗下，小姐多情，黃土壟中，丫鬟薄命。’如此一改，雖于我無涉，我也是愜怀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又不是我的丫頭，何用作此語。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，等我的紫鵑死了，我再如此說，還不算遲。”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“這是何苦又咒他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是你要咒的，并不是我說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又有了，這一改可妥當了。莫若說‘茜紗窗下，我本無緣，黃土壟中，卿何薄命。’”黛玉聽了，忡然變色，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，外面卻不肯露出，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，說：“果然改的好。再不必亂改了，快去幹正經事罷。才剛太太打發人叫你明兒一早快過大舅母那邊去。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，想是明兒那家人來拜允，所以叫你們過去呢。”寶

玉拍手道：“何必如此忙？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兒還未必能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又來了，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。一年大二年小，……”一面說話，一面咳嗽起來。寶玉忙道：“這里風冷，咱們只顧呆站在這里，快回去罷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兒再見罷。”說著，便自取路去了。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，又忽想起來黛玉無人隨伴，忙命小丫頭子跟了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紅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發老嬤嬤來，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那邊去，與方才黛玉之言相對。

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。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系軍官出身，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，算來亦系世交。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現襲指揮之職，此人名喚孫紹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壯，弓馬嫻熟，應酬權變，年紀未滿三十，且又家資饒富，現在兵部候缺題升。因未有室，賈赦見是世交之孫，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，遂青目擇為東床嬌婿。亦曾回明賈母。賈母心中卻不十分稱意，想來攔阻亦恐不聽，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，況且他是親父主張，何必出頭多事，為此只說“知道了”三字，餘不多及。賈政又深惡孫家，雖是世交，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宁之勢，有不能了結之事才拜在門下的，并非詩禮名族之裔，因此倒勸諫過兩次，無奈賈赦不聽，也只得罷了。寶玉卻從未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。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甚急，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，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，越發掃去了興頭，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聽得說陪四個丫頭過去，更又跌足自歎道：“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洁人了。”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，見其軒窗寂寞，屏帳翛然，不過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，池內的翠荇香菱，也都覺搖搖落落，似有追憶故人之態，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。既領略得如此寥落凄慘之景，是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

池塘一夜秋風冷，吹散芰荷紅玉影。

蓼花菱葉不胜愁，重露繁霜壓纖梗。

不聞永晝敲棋聲，燕泥點點污棋枰。

古人惜別怜朋友，況我今當手足情！

寶玉方才吟罷，忽聞背後有人笑道：“你又發什麼呆呢？”寶玉回頭忙看是誰，原來是香菱。寶玉便轉身笑問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這會子跑到這里來做什麼？許多日子也不進

來逛逛。”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：“我何曾不來。如今你哥哥回來了，那里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。才剛我們奶奶使人找你鳳姐姐的，竟沒找著，說往園子里來了。我聽見了這信，我就討了這件差進來找他。遇見他的丫頭，說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誰知又遇見了你。我且問你，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？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，到底是什麼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這地方好空落落的。”寶玉應之不迭，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此刻竟不能，等找著璉二奶奶，說完了正經事再來。”寶玉道：“什麼正經事這麼忙？”香菱道：“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，所以要緊。”寶玉道：“正是。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？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，今兒又說張家的好，明兒又要李家的，後兒又議論王家的。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了，叫人家好端端議論。”香菱道：“這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了。”寶玉忙問：“定了誰家的？”香菱道：“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時，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。這門親原是老親，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。前日說起來，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。合長安城中，上至王侯，下至買賣人，都稱他家是‘桂花夏家。’”寶玉笑問道：“如何又稱為‘桂花夏家’？”香菱道：“他家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貴。其餘田地不用說，單有幾十頃地獨种桂花，凡這長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，連宮里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，因此才有這個渾號。如今大爺也沒了，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，也并沒有哥兒兄弟，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。”寶玉忙道：“咱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，只是這姑娘可好？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？”香菱笑道：“一則是天緣，二則是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。當年又是通家來往，從小兒都一處廝混過。敘起親是姑舅兄妹，又沒嫌疑。雖離開了這幾年，前兒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，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，又是哭，又是笑，竟比見了兒子的還胜。又令他兄妹相見，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讀書寫字，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准了。連當舖里老朝奉伙計們一群人蹧扰了人家三四日，他們還留多住幾日，好容易苦辭才放回家。你哥哥一進門，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奶奶去求親。我們奶奶原也是見過這姑娘的，且又門當戶對，也就依了。和這里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，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們忙亂的很。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，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。”寶玉冷笑道：“雖如此說，但只我聽這話不知怎麼倒替你耽心慮後呢。”香菱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正色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！素日咱們都是廝抬廝敬的，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，是什麼意思！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轉身走了。寶玉見他這樣，便悵然如有所失，呆呆的站了半天，思前想後，不覺滴下淚來，只得沒精打彩，還入怡紅院來。一夜不曾安穩，睡夢之中猶喚晴雯，或魘魔驚怖，种种不宁。次日便懶進飲食，身体作熱。此皆近日抄檢大觀園，逐司棋，別迎春，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凄之所致，兼以風寒外感，故釀成一疾，臥床不起。賈母聽得如此，天天親來看視。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

晴雯過于逼責了他。心中雖如此，臉上卻不露出。只吩咐眾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，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。一月之後，方才漸漸的痊愈。賈母命好生保養，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面等物，方可出門行走。這一百日內，連院門前皆不許到，只在房中頑笑。四五十日後，就把他拘約的火星亂迸，那里忍耐得住。雖百般設法，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，也只得罷了。因此和那些丫鬟們無所不至，恣意耍笑作戲。又聽得薛蟠擺酒唱戲，熱鬧非常，已娶親入門，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翰，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才好。再過些時，又聞得迎春出了閣，寶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，耳鬢廝磨，從今一別，縱得相逢，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。眼前又不能去一望，真令人凄惶迫切之至。少不得潛心忍耐，暫同這些丫鬟們廝鬧釋悶，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。這百日內，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，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，凡世上所無之事，都頑耍出來。如今且不消細說。

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，心中自為寶玉有意唐突他，“怨不得我們寶姑娘不敢親近，可見我不如寶姑娘遠矣，怨不得林姑娘時常和他角口氣的痛哭，自然唐突他也是有的了。從此倒要遠避他才好。”因此，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。日日忙亂著，薛蟠娶過親，自為得了護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責任，到底比這樣安宁些，二則又聞得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：因此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

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，生得亦頗有姿色，亦頗識得幾個字。若論心中的邱壑經緯，頗步熙鳳之後塵。只吃虧了一件，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，又無同胞弟兄，寡母獨守此女，嬌養溺愛，不啻珍寶，凡女兒一舉一動，彼母皆百依百隨，因此未免嬌養太過，竟釀成個盜跖的性氣。愛自己尊若菩薩，窺他人穢如糞土，外具花柳之姿，內秉風雷之性。在家中時常就和丫鬟們使性弄氣，輕罵重打的。今日出了閣，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，比不得作女兒時靦腆溫柔，須要拿出這威風來，才鈐壓得住人，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，舉止驕奢，若不趁熱灶一氣炮制熟爛，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，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，越發添了“宋太祖滅南唐”之意，“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”之心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就喚做金桂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，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罰才罷。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須另喚一名，因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，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，又寓自己身分如此。薛蟠本是個怜新棄舊的人，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，如今得了這樣一個妻子，正在新鮮興頭上，凡事未免盡讓他些。那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，便也試著一步緊似一步。一月之中，二人氣概還都相平，至兩月之後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低矮了下去。一日薛蟠酒後，不知要行何事，

先與金桂商議，金桂執意不從。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，賭氣自行了，這金桂便氣的哭如醉人一般，茶湯不進，裝起病來。請醫療治，醫生又說“氣血相逆，當進寬胸順氣之劑。”薛姨娘恨的罵了薛蟠一頓，說：“如今娶了親，眼前抱兒子了，還是這樣胡鬧。人家鳳凰蛋似的，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，比花朵兒還輕巧，原看的你是個人物，才給你作老婆。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還是這樣胡鬧，撞嗓了黃湯，折磨人家。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。”一席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，反來安慰金桂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丈夫，越發得了意，便裝出些張致來，總不理薛蟠。薛蟠沒了主意，惟自怨而已，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，才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，自此便加一倍小心，不免氣概又矮了半截下來。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起來。先時不過挾制薛蟠，後來倚嬌作媚，將及薛姨媽，又將至薛寶釵。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，每隨机應變，暗以言語彈壓其志。金桂知其不可犯，每欲尋隙，又無隙可乘，只得曲意附就。一日金桂無事，因和香菱閒談，問香菱家鄉父母。香菱皆答忘記，金桂便不悅，說有意欺瞞了他。回問他”香菱”二字是誰起的名字，香菱便答：“姑娘起的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人人都說姑娘通，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。”香菱忙笑道：“噯喲，奶奶不知道，我們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夸呢。”欲明後事，且見下回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